

碑帖拓本辨伪

刘大新 著
海国林

學苑出版社

碑帖拓本辨伪

王 欣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上海）

碑帖拓本辨伪图录

碑帖拓本辨伪

刘大新
海国林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碑帖拓本辨伪 / 刘大新, 海国林 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77-3187-3

I. 碑… II. ①刘… ②海… III. 汉字—碑帖—拓本—辨 伪—中国
IV. J29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9525 号

书 名: 碑帖拓本辨伪

责任编辑: 刘小灿

装帧设计: 华晨丰汇设计室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电 话: 010-67602949 67675512 67678944

邮 编: 100079

网 址: www.bookool.com

E-mail: xueyuan@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七星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一、碑帖概论	1
1. 碑与帖内涵的引伸	2
碑	2
帖	2
2. 碑与帖的区别	2
功用不同	2
上石方法不同	3
形制不同	3
文字内容不同	3
3. 碑刻释名	4
碣	4
碑	4
墓 志	7
造 像	8
摩 崖	9
塔 铭	10
浮 图	10
经 幢	10
石 阙	11
墓 茆	12
石 经	12
4. 碑刻源流(三代至唐)	13
三 代	14
秦	14
西 汉	15
东 汉	15



魏 晋	16
南 朝	17
北 朝	17
隋	18
唐	18
5.宋元明清的刻帖	19

二、碑帖鉴定 23

1.碑帖鉴定的意义	24
2.碑帖鉴定内容和要领	25
原 刻	25
重 刻	25
翻 刻	25
伪 刻	26
3.碑帖拓本真与伪的鉴别	27
断代	29
勘察考据	30
刮	30
补	31
涂 描	31
套 配	31
4.其他辅助鉴定方法	31
用 墨	31
用 纸	32
题 跋	33
印 章	33
装 裱	33
5.有关碑帖鉴定的工具书	35

三、碑帖拓本辨伪图录 39

秦《石鼓文》原刻本	40
秦《石鼓文》翻刻本	42



秦《泰山刻石》原刻本	43
秦《泰山刻石》翻刻本	45
秦《峰山刻石》宋刻本	46
秦《峰山刻石》翻刻本	48
东汉《大吉买山地记》原刻本	49
东汉《大吉买山地记》翻刻本	51
东汉《阳三老石堂画像题字》原刻本	52
东汉《阳三老石堂画像题字》翻刻本	53
东汉《尹宙碑》原刻本	54
东汉《尹宙碑》补刻本	55
东汉《曹全碑》原刻本	56
东汉《曹全碑》翻刻本	58
东汉《朝侯小子碑》原刻本	59
东汉《朝侯小子碑》翻刻本	60
东汉《正直等字残碑》原刻本	61
东汉《正直等字残碑》翻刻本	62
东汉《孝女墓砖铭》原刻本	63
东汉《孝女墓砖铭》翻刻本	64
魏《上尊号奏》原刻本	65
魏《上尊号奏》翻刻本	66
魏《范式碑》原刻本	67
魏《范式碑》翻刻本	68
(三国)吴《天发神谶碑》原刻本	69
(三国)吴《天发神谶碑》翻刻本	70
(南朝)梁《瘞鹤铭》原刻本	71
(南朝)梁《瘞鹤铭》翻刻本	73
(南朝)陈《新罗真兴王定界碑》原刻本	74
(南朝)陈《新罗真兴王定界碑》翻刻本	75
北魏《一弗造像记》原刻本	76
北魏《一弗造像记》翻刻本	77
北魏《始平公造像记》原刻本	78
北魏《始平公造像记》翻刻本	80
北魏《比丘惠感造像记》原刻本	81

北魏《比丘惠感造像记》翻刻本	82
北魏《侯骨氏墓志》原刻本	83
北魏《侯骨氏墓志》翻刻本	84
北魏《比丘道匠造像记》原刻本	85
北魏《比丘道匠造像记》翻刻本	86
北魏《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记》原刻本	87
北魏《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记》翻刻本	88
北魏《马振拜造像记》原刻本	89
北魏《马振拜造像记》翻刻本	90
北魏《比丘法生造像记》原刻本	91
北魏《比丘法生造像记》翻刻本	92
北魏《元燮造像记》原刻本	93
北魏《元燮造像记》翻刻本	94
北魏《吊比干文》北宋元祐五年吴处厚重刻本	95
北魏《吊比干文》翻刻本	96
北魏《郑文公下碑》原刻本	97
北魏《郑文公下碑》翻刻本	99
北魏《石婉墓志》原刻本	100
北魏《石婉墓志》翻刻本	101
北魏《张猛龙碑》原刻本	102
北魏《张猛龙碑》翻刻本	104
北魏《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原刻本	105
北魏《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翻刻本	106
北魏《元新成妃李氏墓志》原刻本	107
北魏《元新成妃李氏墓志》翻刻本	108
北魏《鞠彦云墓志》原刻本	109
北魏《鞠彦云墓志》翻刻本	110
北魏《刘根造像记》原刻本	111
北魏《刘根造像记》翻刻本	112
北魏《曹望悌造像记》原刻本	113
北魏《曹望悌造像记》翻刻本	115
北魏《李谋墓志》原刻本	116
北魏《李谋墓志》翻刻本	118

唐《九成宫醴泉铭》原刻本	119
唐《九成宫醴泉铭》翻刻本	121
唐《皇甫君碑》原刻本	122
唐《皇甫君碑》翻刻本	124
唐《伊阙佛龕碑》原刻本	125
唐《伊阙佛龕碑》翻刻本	126
唐《雁塔圣教序》原刻本	127
唐《雁塔圣教序》翻刻本	129
唐《王居士砖塔铭》原刻本	130
唐《王居士砖塔铭》翻刻本	131
唐《同州圣教序》原刻本	132
唐《同州圣教序》翻刻本	133
唐《道因法师碑》原刻本	134
唐《道因法师碑》翻刻本	136
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原刻本	137
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翻刻本	139
唐《麓山寺碑》原刻本	140
唐《麓山寺碑》翻刻本	142
唐《多宝塔感应碑》原刻本	143
唐《多宝塔感应碑》翻刻本	145
唐《元结碑》原刻本	146
唐《元结碑》翻刻本	147
唐《颜氏家庙碑》原刻本	148
唐《颜氏家庙碑》翻刻本	150
唐《张点墓志》原刻本	151
唐《张点墓志》翻刻本	152
唐《迴元观钟楼铭》原刻本	153
唐《迴元观钟楼铭》翻刻本	154
唐《圭峰定慧禅师碑》原刻本	155
唐《圭峰定慧禅师碑》翻刻本	157
唐《颜真卿书争座位帖》宋安师文刻本(陕刻本)	158
唐《颜真卿书争座位帖》翻刻本	160

一
碑帖概论



1. 碑与帖内涵的引伸

碑

汉代许慎《许氏说文》云：“碑，竖石也”。就是竖立在地上，经过一定加工的石头，称之为碑。许慎所说的碑并没有镌刻文字在上面。

我们现在所讲的碑，从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它不过是石刻种类中的一种而已。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它则泛指刻有文字的各种石刻作品。碑的内涵的不断扩展，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生活实践中碑的功能不断发展变化，因此，现在我们所说的碑，则包括所有的石刻文字作品。

碑经过含义的引伸和扩展，从细目上分，约三四十种之多；从大目上分，大致可综合为十几类，即：碣、碑、墓志、摩崖、造像、石阙、经幢、浮图、墓前、石经等。

帖

许慎《许氏说文》云：“帖，帛书署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木部曰：检，书署也。木为之谓之检，帛为之谓之帖，皆为标题，今人谓之籤”也。这是帖的原义。而今天我们所说的帖，是指把名人手迹、信札、书法作品摹勒上石，以便供人临摹、学习的石刻（也有木刻的）作品。《中华大字典》注：“古称书翰曰帖，今人通称习字临本为帖”。

碑与帖的原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 碑与帖的区别

功用不同

碑最晚始于周代，是作为致用工具而存在的，并没有文字刻在上面。后来人们为了歌功颂德，纪事祭祀、表述世系，才将文字刻在石上，记于贞石，



永垂后世。从这时起,“碑”发生了质的变化,加入到了文字载体的行列。

帖则是后人将名家的手迹、信札、书法作品等摹勒上石,以求保存、流传,并为书法研习者提供的范本。

上石方法不同

碑是书丹上石。所谓书丹上石,就是书写者用朱墨直接写在石材上,然后按墨迹镌刻。这样失真程度比较低,镌刻精致者可直追真迹。也有极少数作品是直接镌刻的,未经过书丹,如刑徒砖铭及一些造像记等。

帖则是摹勒上石,所谓摹勒上石,就是先用油素纸覆于墨迹之上摹拓下来,然后在纸背用朱墨双钩一遍,再将朱墨的一面覆于石材之上,使朱墨双钩线显现于石面之上,最后由刻工进行镌刻。摹勒上石比书丹上石复杂,多两道工序,刻帖可一刻再刻,且摹刻优劣悬殊,因此,大多数作品失真程度较高,所以,就真实度而言,帖刻不如碑刻。

形制不同

碑是长方形的,有圭首和圆首之别,上覆碑额,下有碑趺,可四面环刻文字。且大小不等,丰碑巨碣高可丈余,小则不及盈尺。

帖为横石,只正面刻字,高不盈尺,也有以木为材的,如宋《淳化阁帖》、《大观帖》等俱是。帖刻也有特殊形制的,不过极少,如唐代著名的《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刻石,其形制为碑,但是上石方法是摹勒上石,严格起来讲应该属于帖的范畴。

文字内容不同

刻有文字的碑,我们称它为“刻辞碑”。清叶昌炽《语石》一书中对刻辞碑的文字内容和体例是这样讲的:“综而论之,立碑之列,厥有四端,一曰述德崇圣、嘉贤、表忠、旌孝。稚子石阙、鲜于里门以逮郡县长吏之德政碑是也。一曰铭功,东巡刻石,登岱勒崇,述圣、纪功、中兴、睿德以逮功庭诸将之纪功碑是也。一曰纪事,灵台经始,斯于落成,自庙学营缮以逮二氏之宫是也。一曰纂言,官私文书,古今格论,自朝廷涣号以逮词人之作是也。”总之刻辞碑是为了表功颂德,追述世系而立的。官宦名人之墓碑多由著名文人撰写,文辞典雅华丽,但内容僵化,夸张失实;多用阿谀之文,故后人多称为“谀墓”文。

帖则是摹刻名人的书法、简札、诗文等,并不注重其文字内容,只以书法水平的优劣为标准。





3. 碑刻释名

前面已经讲过,刻辞碑经过含义的引伸和扩展,从大目上分,大致可综合为十几类,即碣、碑、墓志、摩崖、造像、石阙、经幢、浮图、墓前、石经等。下面就不同的各种形制分述如下。

碣

许慎《许氏说文》云:“碣,特立之石也”。此解只言“立石”。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里只解释为:“碣之言杰也”。《后汉书·窦宪传》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这里也没有把碣的具体形状说的很清楚,读者也很难想像出碣的样子,那么碣到底是什么形状的呢?

毛泽东同志曾诗云:“东临碣石有遗篇”,其中所言碣石即指秦始皇东巡之刻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东巡刻石共有七种,即《泰山》、《峄山》、《琅琊》、《芝罘》、《碣石》、《东观》、《会稽》。今仅残存《泰山》、《琅琊》二原石,其余五石皆佚失。

清代毕沅《山左金石志》记录《琅琊》刻石之尺寸曰:“石高工部营造尺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这大概就是碣的形状了。顶为拱形,平底,周身为圆。可以想像得到,与我们吃的馒头形状差不多。难怪唐初苏勗称秦“石鼓”为碣。石鼓其形似鼓而非鼓,其顶为拱形,底平,周身为圆。四周环刻记叙帝王狩猎之四言体诗句,近人罗君惕明确指石鼓为秦碣;也有称之为“猎碣”的。此言不谬矣。

碣盛于秦而止于汉,其原因是汉代碑之大兴矣。

碑

碑的形状比较明确,是最常见的一种石刻形式。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云:“碑,用以刻辞,果始自何时?曰,始于东汉之初而盛于桓、灵之际。观宋以来之所著录者可知矣。汉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乃墓碑施辘轳之遗制。其初盖因墓所引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纪事其上,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故最初之碑,有穿有晕。题额刻于穿上晕间,偏左偏右,各因其势,不必皆在正中。碑文则刻于额下,偏于碑右,不皆布满。魏晋以后,穿晕渐废,额必居中,文必布满,皆其明证也”。这段话说明了碑的

源流和形制变化。

碑最初只是一种致用工具,大概有三种用途。《礼记·祭礼》云:“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此为庙碑,为系牲畜所用。《仪礼·聘礼》云:“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郑玄注:“宫中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此为宫碑,为测时所用。《释名·释典艺》云:“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此为墓碑,为葬棺所用。

此时的碑是不刻文字的,刻辞之碑于东汉突然兴起。宋代欧阳修《集古录》云:“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后有也”。清叶昌炽《语石》云:“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始”。刘勰《文心雕龙》云:“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勾勒出迅速发展的势头,东汉以前不具有刻辞碑之造型。以现有的实物和资料来看,这种理论还是很正确的。

刻辞碑的形状,汉代许慎《许氏说文》曾云:“碑,竖石也”。《后汉书·窦宪传》李贤注:“方者谓之碑”。二家之言极是。

刻辞碑由碑首、碑身、碑趺三部分组成。碑身又包括碑阳、碑阴、碑侧和碑穿几个部分。

碑额,又称“碑首”或“碑头”,为书写标题之用。如东汉《景君碑》,额题:“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二行十二字。主要形式有圭形碑、圆首碑及方首碑三种。

圭形碑,其整体如圭形,顶为尖状,如东汉《景君碑》、《鲜于璜碑》等皆是。因为圭属五端之一。《白虎通德论·文质》:“何谓五端?谓圭、璧、琮、璜、璋也”。“圭者兑上,象物始生见于上也,信莫著于所见,故以圭为信,而万物之始莫不白洁,圭之为言洁也,上兑阳也,下方阴也”。因此,成为人们崇拜的一种信物,圭形意于颂扬功德,它与圆首碑并行于东汉。

圆首碑即上端为圆形,喻意为天圆地方。《孝经·援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宫,上圆下方”,如《廬孝禹碑》、《赵葑残碑》、《三老赵宽碑》等。

方首碑整体为长方形,这样的碑不多。因不符合“天圆”的信念,所以都没有穿和晕,如《麒麟凤凰碑》、《王孝渊碑》等画像碑皆是。

碑阳。碑之正面也,为书写碑文之用。书写碑文一般都按固定的格式进行,首行为标题,自第二行始为正文,至“其词曰”止。

赋以四言、五言至七言颂词,此谓之“铭”。如果正文在碑阳没有书写完,则可在碑侧或碑阴续出。如唐颜真卿书《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四面皆刻文,此谓之环刻。

碑阴,碑之背面也,为题名之用,主要书写立碑人的姓名和出资钱数,如东汉《孔宙碑》、《礼器碑》以及隋《龙藏寺碑》等。



碑侧，碑之两侧也，多为装饰之用，有平刻和浮雕，如唐《大智禅师碑》、《兴福寺碑》等。有时也可用于续写正文或题名的。

唐代则出现了题名碑，如《御史台精舍碑》，它的碑侧、碑阴、碑额等处均刻有历任御史的题名。

碑穿，指在碑上凿的孔，其位置在碑额之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大司徒邓禹入长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李贤注：“神主，以木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达四方”。这可能是凿“穿”的本意。设穿最早的《袁安碑》、《袁敞碑》，穿的位置在碑的中间。后来逐渐上移，如《鲜于璜碑》、《赵荊残碑》、《营陵置杜碑》等，碑穿已移至额下。后世立碑但以述德叙事而失去碑本来的意义，“穿”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何况在一块完好的石材上凿出一个圆孔，亦非易事，遂不尽有穿矣。

我们认为碑穿应该还有它另外一些用途和含义，须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碑趺，亦称碑座。起初碑是没有碑趺的。后来随着碑体加高，做工考究的需要，就凿制了一块方石置于碑身之下。

碑趺有方趺和龟趺两种形式。方趺不雕刻纹饰。龟趺实即螭趺。明杨慎云：“龙生九子。一曰螭，好负重，今碑下跌也”。圭首而方趺，螭首而龟趺。唐时葬令云：“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今观西安碑林之唐碑龟趺者较多。可是《石台孝经》是为方趺。

碑的刻辞，清代钱泳《履园丛话》云：“墓之有碑，始自秦、汉。碑上有穿，盖下葬具，并无字也。其后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书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门生故吏，皆刻于碑阴，或别碑，汉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后，谀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间乃大盛，则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来，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书碑之人矣”。

商周至秦汉的刻石均无撰书者姓名。至东汉始才镌刻撰文者、书写者及刻工姓名，一般撰书者多为书佐所为。隋代亦是由小官吏为之。如东汉《西狭颂》刻有：“从史位小辨仇靖字汉德书文”。《析里桥郾阁颂》刻有：“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撰文，故吏下辨仇绋字子长书”。但也有后人妄加附会的，如东汉《夏承碑》末行刻正书一行：“建宁三年蔡伯喈书”八个字。《百石卒史碑》末行刻：“后汉钟太尉书”及“宋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此碑刻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而钟繇刚满三岁，不可能书写此碑。张稚圭如稍加考证就不会这样写了。

到了唐代，太宗皇帝酷爱书法，敕令大臣及书法家撰文并书写碑文。如《九成宫醴泉铭》，为魏征奉敕撰文，欧阳询奉敕书。《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



奉敕撰文并书。《多宝塔感应碑》为岑勋撰文、颜真卿书。《玄秘塔碑铭》为裴休撰文、柳公权书。《伊阙佛龕碑》、《雁塔圣教序》，为褚遂良书。《道因法师碑》为欧阳通书。《李思训碑》、《麓山寺碑》为李邕书。《昇仙太子碑》为武则天书。其数量甚多，不胜枚举。

刻辞碑滥觞于东汉至今历久不衰，几乎遍及全国。

墓志

清代龚自珍《说碑》云：“仁人孝子，于幽宫则刻石而藁之，是又碑之别也”。即埋入墓中的碑之别称——墓志。

墓志的历史十分悠久，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准确的定论，各家众说纷纭。

东汉末年，曹操严禁立碑。曹丕继位以后亦未改禁令。晋武帝曾诏曰：“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绝之”。晋义熙时期，尚书裴松之又提出禁碑。在这种严禁立碑之令下，只能将碑由地上转入地下，藏于圹中。

清叶昌炽《语石》云：“王氏萃编曰：《西京杂记》称前汉杜子春葬长安，临终作文刻石，埋于墓内。《博物志》载西京时，南宫寝殿有醇儒王史威长之葬铭，此实志铭之始”。

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云：“（墓志）始于东汉。《隶释》载张宾公妻空中文，即圹中之刻”。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云：“近年陕北出土郭仲理石椁亦皆有铭。或以砖，砖之有字者尤多，稍后以志铭代椁铭，与前世风尚殊矣”。

日比野大夫《关于墓志的起源》云：“由于魏晋时代严禁在墓前立碑，迫不得已，在墓中埋下小型的石碑来代替墓碑，这被看作是墓志的起源”。

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墓之有志，始于南朝”。《南齐书》云：宋元嘉中颜延之作王球石志，孝族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已下，咸共遵用”。端方《匋斋藏石记》云：“刘怀民志作于大明七年，适承元嘉之后，此志铭文字导源之时代也”。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观点，主要原因是没有从事物发展上去研究，综合各个时代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分析，而是管中窥豹，只见其一。

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完成的过程，墓志当然也不例外。我们认为墓志始于汉魏，定型于北朝。

汉魏时期的墓志带有碑的很深刻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在形制上，有圭首似碑者，如晋《刘韬墓志》、《郭槐枢铭》；有圆首似碣者，如晋《张镇墓志》、《魏雕铭》等；有长方形的，如晋《华芳墓志》。

在定名上，有墓碑、墓记、神座、神铭、椁铭、枢铭等叫法。



在书刻文字上,书写不够规范。内容有繁有简,但能标明墓主人的姓名、官职、籍贯、卒年、享年、埋葬日期等。

汉魏时期的墓志均无志盖。

从目前出土的有关资料看,一九九〇年元月在河南省偃师市城关镇出土的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的《姚孝经墓砖》,可称为墓志的最早实物。

至北魏时期,墓志已基本定型,边长一至二尺不等,呈正方形,并始有“志盖”。

志盖犹如碑额,其文多用篆文,所以又称为“篆盖”。“志盖”与“志铭”称为一合。志盖是墓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多不为人们所重视,故多佚失,主要原因是收藏者只注重志石上的铭文,这是极不正确的,从而破坏了墓志的完整性。

墓志缺少了志盖,首先说此墓志已经不完整了。更何况志盖上不但刻有精美的纹饰,而且还书刻着墓主人为何姓氏。因为有的志文中没有写明墓主人的姓氏,只有依靠志盖才能知晓。如北魏《甄凯墓志》,志铭只云:“凯字义矩,小字季良,司徒文穆公之第四子也……”。墓主人姓氏我们看得出来。但他的志盖上镌刻篆文:“处士中山甄凯墓志铭”九字,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墓主人姓甄。如果志盖佚失,那么墓主人为何姓氏就不得而知了。可见墓志的完整性是非常必要的了。

志盖多呈盂顶形,四边有杀(指志盖上的斜坡)。四杀之上多加刻神兽或云气图案。线条生动流畅,布局匀称,气势恢宏。从志盖镌刻的文字和纹饰,即可分辨出它们制作年代及墓主人的身份了。

南北朝时期为墓志发展史上的定型期。北朝由于魏孝文帝的改革制度的实行,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文化繁荣,石刻艺术也随之得到发展。南朝碑禁甚严,且文人雅士崇尚属文简牍,所以碑刻寥寥无几。

除碑、碣以外,应以墓志为大宗。估计历代墓志的留存数量将超过万余件。今后还会有墓志陆续出土。隋唐时期是墓志发展的鼎盛时期。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移》:“隋志上承六朝,下开宋唐,其形制文体渐成定式。唐墓志流传独多,式亦最备。宋墓志之数不逮唐之十一,元又不逮宋之半”。说明墓志盛行于隋唐,宋以后逐渐衰矣。

墓志相继沿袭至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遂告消亡。

造像

造像是指用泥塑或石、木雕成,或用金属铸成的各种佛像,其中以石造像为最多。